

# 師門四年記

## 由柏溪到沙坪壩

●張長炯（大陸作家）

### 由國文系到中文系

我於一九四二年秋考入重慶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，在四年級時進行院系調整，師院國文系便與文學院中文系合併，我班也就與中文系四年級合為一班由柏溪中大分校到沙坪壩本校，四年畢業（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年）。時光易逝，與老師、同學別後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了，估計除個別老師尚健在外，其餘的多已作古。雖然我們作學生的今日已是年逾古稀，而昔日在柏溪沙坪壩學習時，老師及同學們的音容笑貌，猶歷歷在目，彷彿如昨。現將對我印象較深的幾位師友，分記於後：

### 詞學大師喬大壯

喬大壯是抗戰時期國內著名的詞學家、書法家、金石學家，也是傑出的詩人。記得一次他給我們講授《歷代詞選》時，偶然談

到他的友人曾畫了一幅三峽落照圖，圖中山色雄麗堪稱妙筆，惟滔滔大江上沒有一隻舟楫。喬氏便應邀題詩曰：

「避敵浮江萬里餘，猿聲落日滿夔巫，何時著個瓜皮艇，便是飄搖下峽圖」。喬氏在上海淪陷後，由南京輾轉來到重慶，以此末二句大有詩人杜甫「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」的那種極度渴望抗戰勝利買舟東下的無比喜悅心情。

喬教授給我們講授《歷代詞選》和《專家詞（清真詞）》時，已年近花甲。他個子不高，身體也不夠好，患高血壓。他來住在沙坪壩校內，後來他的課改在晚上講授時，當晚他便寄宿在重慶大學工學院附近（校外）一楊姓工程師朋友家。每次講完課歸去時，都由彭陸榮、何仲達和我幾位同學護送。一次晚上上課後，他想吃點飲食，我們便請他到漢渝公路（當時中大二年級學生住的宿舍在漢渝路旁）旁的一小食店小食。他在平時講課時講話很簡潔，可是這次在席間便隨

便些了，他既談詞學，也論起時事來了。他說現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現象十分嚴重，可說已到無法挽救的程度。他說他的一首詞中，曾有「到地殘花無氣力」這樣一句話，就是針對這一現實而寫的，可見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詞中某些作品仍是有所寄託的，有它的針對性的。他在談到詞的朗讀時，他說詞要唸讀，不能像詩那樣吟唱，而且他邊說邊搖著頭唸讀起他自己所填的詞來，同時還用手在桌上打起的拍子來。他喜喝酒，但酒量不大，不料當晚竟一飲而醉。於是便不能送他到楊工程師家去了，只好留在我們的宿舍。他年老體弱，醉了竟上床也不易，我們幾人便把他抬上我的床舖，在當時的社會裡，一位大學名教授能和學生打成一片，能在學生宿舍與學生同宿，實屬稀奇罕見的事。但他並不以此介懷。從此以後這位令人尊敬的嚴師，這位長者與我們這些年輕學生的感情也就更十分親切自然了。

喬大壯因是著名的書法家，一般說來要

請他寫字是不容易的。但當我們畢業時，可說每個同學都去請他寫字留念的，他也從未表現出一點難意，總是欣然命筆，有時還帶醉疾書。他給我寫了兩幅：一幅是直幅，內容是他自己的作品，現還記得有這樣幾句：

「遠岸高樓相識否……六曲欄杆過盡斜陽暮，人在青衣江上路，青山回首無重數，不定東風吹雪絮，流鶯宛啞啼離住。」這幅字在「文革」時已被「紅衛兵」抄走。末尾上款題詞竟稱我為「長炯聲家正拍」，這說明他

為鼓勵我的學習進步，竟如此謙遜，這也使我常常引為慚愧不安的。另一幅是橫幅，是在他的家裡當著面寫的，記得這次我的女友程建新女士（現在的妻子）還陪我一道，他對我的女友很熱情，因為師母早逝，他一再說沒有人作陪，便把他的女兒（當時在朝陽學院讀書）的像冊找出來給她看，還拿出許多水果糖來請她吃。多麼慈祥的老人啊！至今我的妻子每當提起喬大壯教授時便對他無比崇敬！這幅橫幅題的詞是他給我的書室命名的，他下筆前不停的唸道：「長炯，炯，耿也」。於是便給我題了「耿齋」兩字。為了紀念他，我便將我的詩、詞、曲集子以《耿齋吟唱》名之，並時以「耿」字的光明正直含義勉勵自己，可惜這一橫幅，亦毀於「文革」。喬教授還長於金石，他除上我系課外，還兼授美術系的《金石學》，他和潘伯應的對外治印處，就在今天重慶市中區鄒容路「頤之時」餐廳旁。刻印非易事，我也不

好懇求了。他贈我的半身亦毀於「紅衛兵」，幸贈我之小端硯，尚珍藏完好。

他的詞集《波外樂章》，我曾有一本手抄稿，惜亦被「紅衛兵」抄走。今喬教授雖已去世四十餘年，每於月白風清之夜吟誦詞曲時，便不覺想念他，愴然若失！資深教授胡小石、汪辟疆，他們的詩詞作品全合乎真、善、美的標準，我聽他們的講演，講到汪東、胡小石、吳梅、黃季剛的道德學問，令人如坐春風，感佩難忘。

### 曲學家孫為靈教授

當時中文系教曲學的共有三位教授，他們就是盧前、王玉章、孫為靈，他們都是前中大著名的曲學大師吳梅教授的高足弟子，都各有專長。我是直接受教於孫教授的。他是揚州人，個子不很高，普通話很好，教課時很有風趣，他對元明散曲雜劇傳奇都很熟悉，對中國戲曲發展史都鑽研很深，講課時善於表情，他能模仿很多舞台演員人物動作，當說什麼「亮相」「起霸」「水髮」「水袖」等戲曲方面的專門術語。這樣便大大的提高了同學們熱愛戲劇的興趣。他的《巴山樵唱》曾獲得當時教育部的一等獎，並由系上贈給同學每人一本，我一直珍藏著，可惜亦毀於「文革」。我家在農村，從小就喜愛看戲班子（劇團）到場鎮上來演出的川戲，後來上中學、中師時，又接觸了一些戲曲方面的作品，因此對戲曲的興趣更濃，直到後

來上中大接受孫教授的元曲教育後，便更強烈的熱愛這一文學形式了。在他的指導下，

畢業時我竟寫了一百三十餘首歌曲，並衰為一冊，當作我的畢業論文。這些曲稿後來亦全部毀於一九四九年重慶「九二」火災中，至今猶有餘痛。他為了鼓勵我還贈我一部楊朝英編輯的《朝野新聲太平樂府》和一部盧前教授編著的《廣中原音韻小令定格》，同樣這兩部書亦被「紅衛兵」抄去。由於當時打下了較好的基礎，儘管三十餘年沒有動筆寫一個字，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又重彈此調開始吟唱起來，如今已積了一百餘首，並於前年印成一本小冊子名曰《耿齋吟唱》，用贈親友，以便能得到更多的幫助，繼續前進！

### 同門摯友彭陸榮

彭陸榮四川江津人，係我就讀重慶川東師範時的同班同學。川師畢業後，又一道在江津兩路口小學教書。我們除了認真搞好教學外，還利用早晚時間學英語複習數學，準備第二年考大學。第二年暑假我同他都同時考上了四川大學和中大國文系，當時中大是全國最高學府，規模大，質量又好，於是我倆便放棄川大欣然來到中大一年級柏溪分校。彭君對中國古典文學造詣極深（因他父親是搞古典文學的），在寫作上詩、詞、歌、賦都來，記憶力也強，真算是一個才子。我同他的家境都不大好，我的家還要差些，有時我們衣服也共穿，真可說是同甘苦共

患難，同一師門受教的摯友。彭君在一九四六年夏於中大畢業後，便隨中大復員前往南京由系主任伍叔儼教授的介紹，在前國立編譯館任助理編審。一九四七年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壽裳遇刺身亡後，於是喬大壯便離開中大前往繼任，這時彭君也隨喬大壯教授前往任助教。

一九四九年夏彭君因家貧親老，便又由台大攜眷返川於重慶市女子中學任教，一九五〇年後，彭君又同其夫人（湖北武漢人），買舟東下，在武漢某某中學任教。從此我們便失去了聯繫。「四人幫」被打倒後，直至一九八〇年經多方打聽，才知道他在「四害」橫行時，全家被下放於農村勞動改造，而且身體也搞垮了，患了嚴重的哮喘疾。落實政策後，他便全家遷回武漢，他欣然擔任江漢大學中文秘書系系主任，這是一所新建的大學，在任職期間，他對創建發展該系系務工人是作出出色而有優良成績的。但由於能者多勞，體質又差，竟不幸於一九九一年舊曆正月初三日以哮喘疾發病逝於武漢，終年七十。追念其坎坷一生，懷才不展，乃以《雙調·凌波仙》一曲悼之：

乍聞噩耗淚沾襟，怕聽啼鴉腸斷聲。依稀往事從頭認：細談心東海濱（當時川師校遷白東海沱），深論文在沙坪。您本是高風亮節，詩家雅人，卻偏偏坎坷終生！

讀古書寫曲子

我已退休幾年了，除了一段時間在重慶北碚職工大學中文班任《古代文學》課教學和幾次遠足旅遊外，其餘的時間都在家裡讀點古書，寫點曲子，我是個進行根除膀胱癌手術後十五年的病號，但得老伴的精心照顧，健康情況可說很好，生活是愉快的恬淡的，

兩年前我會寫了一隻小曲《正宮、鸚鵡曲》。盛年時困頓蹉跎，年既老笑向晚霞朝雨。春和秋葉落盈階，喜鳥語花開花去。遠塵囂更覺心閑，唱幾曲巴人巧處！

# 八十回憶錄

## 戴運軌著

本書為物理學家戴運軌教授的精心之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、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、台大十週年校慶物理館舉辦原子爐模型展覽、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中學的物理教學、青年應立志發展科學迎頭趕上、人類登陸月球的意義、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、曼克斯、波恩的物理學、法蘭克著：愛因斯坦的生活及其時代、不平凡的三日行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壩前後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、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我國在原子能研究應有的努力。全書四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